

34.7
5

鏖湖女侠

(八场话剧)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蓝纪先

鉴 湖 女 侠

〔八场话剧〕

编剧：王元美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3.125印张 61千字

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— 3,500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381 定价0.29元

人 物

- 秋 瑾 字闰瑾，号竞雄，人称“鉴湖女侠”。二十六岁，就义时三十三岁。
- 贵 福 绍兴知府，五十七岁。
- 王金发 平洋党首领，光复军分统，外号“水强盗”，二十四岁。
- 王廷钧 秋瑾的丈夫，小京官，比秋瑾小两岁。
- 吴芝瑛 秋瑾换金兰谱姐妹，称‘文坛双凤’，书法家、诗人，四十多岁。
- 姜光汉 浙江二标新军管带，光复军分统，被捕后叛变革命，二十八岁。
- 陈伯平 大通学堂体育教员，光复军参谋，留日时二十一岁，就义时二十三岁。
- 林惠秋 秋瑾的学生，脱离望门守寡的夫家跟随秋瑾革命，十八岁。
- 徐锡麟 浙皖两省光复军首领，后捐安庆道员，刺恩铭就义时三十五岁。
- 金阿水 渔民，平洋党，五十八岁。
- 香 玉 秋瑾陪嫁丫环，十九岁。

胡道南	满清朝廷派到日本的留学生，密探，三十八岁。
李钟岳	山阴知县，三十八岁。
章瑞年	会稽知县，四十五岁。
何 珍	秋瑾的留日同学及追随者，二十七岁，原系胡道南妾。
黄七虎	地痞，满清朝廷的眼线、打手。
小孙孙	金阿水之孙，十二岁。
孙中山	同盟会总理，三十九岁。
红头阿三	
大开和尚	
乳 娘	
牢 婆	
管家等	
学生们	
兵勇们	
衙役们	

序 幕

庚子，八国联军破北京以后（1901年）。

江边一片荒野，乱草丛生，歪斜着古老的断碑残碣，秃松支撑着倒塌的玉石碑坊。天上阴云密布，滚滚江水竟自东流。

乌云压顶，风卷残叶，秋瑾独立江边，手抚残碑，思绪万千，不堪回首，（天幕上现出了硝烟弥漫，隆隆炮声，前门楼子倒塌，火光冲天，百姓逃难……历历如在目前。她不禁饱含泪水，心中升起哀歌！

汉家宫阙斜阳里，五千余年古国死。

几番回首京华望，亡国悲歌泪涕多！

暗转

第 一 场

〔时间——辛丑条约签定后 一九〇三年，癸卯。〕

〔地点——北京王廷钧寓所。〕

〔内书房小巧精致，陈设相当华丽，最醒目的是正中红木春枱上的一座罩着大琉璃罩的西洋自鸣钟，还有墙上挂的一幅西洋油画，这些都显示出主人的富有和喜欢时尚。窗外古老的四合院修葺一新，庭院深处灯火辉煌，掩映着鲜艳的灯彩。〕

〔王廷钧匆匆走进来，他眉目清秀，穿着当时时新的西装，修饰入时。〕

王廷钧 闰瑾！闰瑾……唉！又到哪里去了？（看见书桌上纸笔书籍杂乱，发现新书“猛回头”！生气地掷在桌上）香玉！香玉！（考虑一下，看看屋里没人，开柜子，寻找什么，一会拿出一只手饰盒，正要匆匆走去）

〔从侧门走进一个丫环，香玉十六、七岁，捧着茶盘，发现——〕

香 玉 谁？

〔王廷钧闻声一惊，转过身来。〕

香 玉 姑爷！是您？（指盒子）这手饰盒？！

王廷钧 （用手势制止对方）

香 玉 那小姐要问……

王廷钧 （瞪她一眼）不许声张！（匆匆走去）

〔香玉望着王廷钧的背影目瞪口呆。〕

〔传来一阵阵响亮地迎客吆喝声：“户部主事张大人到！”“礼部行走王大人到！”“步兵营管带冯大人到！”“北京水师当堂督办陈大人到！”“唐山煤矿采办李大人到！”……夹杂着一阵阵迎宾细乐，热闹异常。香玉被吆喝声惊醒，正要走进内室。〕

〔外面又一大声吆喝，“绍兴知府贵福大人到！”笑语声中“顺轿！”“迎客！”“动乐！”……〕

〔一个面无表情的管家走到门口。〕

管 家 快去启禀少夫人，新放绍兴知府，贵福大人在二堂下轿了，少爷催请少夫人火速出来迎接！快点吧！

〔香玉忙答应“知道了！”〕

香 玉 小姐！小姐！（向花园跑去）

〔一阵迎宾细乐夹杂着笑语，嘈杂刺耳，不一会王廷钧陪着贵福低声密谈着走来。贵福五十开外，穿着便服，腰带上挂着一只精致的五音挂表，手里拿根文明手杖，精明潇洒。〕

王廷钧 您看，今天舍下这样喜庆大事，宾客都到了，再三催请她都不肯出来！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？（严重的）年伯，这几天她忽然想入非非，您再也料想不到她打算做什么！

贵 福 哦？

王廷钧 她竟然打算到日本去留学，真是异想天开。小侄再三劝阻，她都置之不理，小侄实在束手无策，只好请年伯来开导开导！

贵 福 闺瑾的脾气，贤侄你还不知道？她从小很执拗。你别性急，慢慢来！有时要顺着她点。我的话嘛，嗯，她总会考虑的。

王廷钧 她真是高深莫测，现在小侄一开口她就生气，真令人……

〔室外香玉的声音：大小姐，贵福大人已经来了。快！

贵 福 （听到忙制止对方，改换话题）哦……这座旧宅子经你一摆弄简直就是小颐和园了！

王廷钧 年伯……过奖了！陋居……怎么能和老佛爷的颐和园相比呢！这……这还不都是托老佛爷的洪福。她老人家回銮了，我们才能回北京，才有今天呀！

〔秋瑾匆匆走出来。她聪秀中透出英爽，穿一身淡雅的汉人衣裙，和屋子里豪华俗气的陈设很不协调。提着一把宝剑，气喘吁吁，一边擦着汗。

秋 瑾 年伯来了，失迎！失迎！

王廷钧 瞧你这身打扮象什么样子！整天舞刀弄棒，好在年伯不是外人，快换换衣服吧！

贵 福 怕什么，英雄本色。闺瑾又在练剑了，想考武状元呀？！

秋 瑾 年伯又说笑话了！

贵 福 闺瑾，今天府上多热闹呀，宾客满堂，庆贺太后回銮，又是庆贺你们的新居，真是双喜盈门！

王廷钧 年伯，快请坐！

贵 福 这书斋真雅致！（发现书桌上的书）这是新书吧！

王廷钧 （忙拿过来，悄悄放进抽屉）没什么，闲书小说罢了！

贵 福 哦！还有酒，陈年绍兴加饭名酒！

王廷钧 唉，别提了，她梳妆台上都放着酒。妇道人家一天到晚喝酒，成何体统！再说也伤身体……

贵 福 贤侄，你也太迂腐道学了！你忘了，李太白斗酒千斛，下笔才有神吗？！有酒才有诗，诗酒不分家吗！

王廷钧 您总向着她！

贵 福 （拿起诗稿）怎么，我们诗社还没恢复，你已经在吟诗作赋了，诗兴真不小呀！“对酒”这题目就不凡。怪不得都说你有丈夫气，真是名不虚传呀！我记得令祖嘉禾大人常常叹息说，“可惜阿瑾是个女孩儿家，要不然赶考怕不高中！”

秋 瑾 年伯又要谈我的老闲了。

贵 福 （读诗稿）“不惜千金买宝刀，……”

王廷钧 （忙拿过来）妇道人家做诗也就是散散心，消遣消遣罢了！

贵 福 子芳，你又犯忌讳了，什么“妇道”“妇道”的。别

忘了闺瑾是提倡女权的，她从不吟风弄月呀！唉！眼下洋人也太欺侮我们了，凡爱国志士有血性的，那个不气愤，这不怪她。不过朝廷正筹划立宪，谋求富国强兵，到处物色人材，象贤伉俪这样新派人物年轻有为，正是国家栋梁之材！

秋瑾（笑）原来年伯今天是来做说客的。

贵福 令尊益山先生不在这儿，我这个干爸爸可要说你直话呀！何必远渡重洋到日本去呢！况且儿小女小，又是少年夫妻，子芳正为这个发愁呢！

秋瑾 年伯您不要光听子芳一面之词。我们年轻力壮，正好到日本去求学。我劝他一同去，他自己不肯去，还不让我去！真不懂……您不劝劝他……

贵福 好……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们俩……

〔外面大声吆喝：“御史衙门廉太太到！”〕

秋瑾 快，有请！

〔“不用请了，我自己来了！”随着话音吴芝瑛走了进来，她四十多岁，风度潇洒，热心快肠，穿着考究的汉人衣裙。〕

吴芝瑛 今天街上人山人海，轿子快给挤扁了，庆祝什么两宫回銮……唉！这热闹劲真是……（才发现）呦！贵福大人您怎么已经来了？

（看见对方手中的诗稿）唔！已经做起诗来了？我来拜读，拜读！

贵福 芝瑛女士一眼就看见了诗，真不愧是女诗人！

王廷钧 （岔开）吴大姐，还是来赏光赏光我新买的“CLOCK”吧！

吴芝瑛 什么“克罗克”？洋话吧？你已经会翻洋话了？

秋瑾 时下都学点洋文，好象李鸿章一样去跟洋人打交道呀！订条约呀！割地呀！赔款呀！

王廷钧 唉！李伯爷作城下之盟也是勉为其难哟！他要不挑起这付担子，咱们今天还能安安稳稳的在这儿饮酒作诗吗？

秋瑾 照你这么说，他的功劳不小呀！

王廷钧 我们国家又穷又弱，有什么法子呢？没有洋枪洋炮，没有洋车洋船。

秋瑾 可有洋钟洋表，洋烟洋画，颐和园里还装满了小洋电光灯呢！

王廷钧 真不懂，现在太平了，一场恶梦过去了，你反而……

秋瑾 我劝你还是先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地理好好学学，不懂得爱我中华的大好河山，古老的文化历史，就是学好了洋文，也只好去当洋奴去！

王廷钧 闰瑾你也太过分了。

贵福 （向王使眼色）少年夫妻有话好商量，不要小孩子脾气。子芳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夫妻之间要体贴入微；而对于闰瑾则不能停留于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呀！

秋瑾 年伯，不要说了。唉！我们之间……

贵福 闰瑾还是象小时候一样，口才真好，唇枪舌剑太厉

害了。子芳，我看你只好甘拜下风了。闺瑾真痛快洒脱有须眉气。贤侄你是文质彬彬的柔弱书生，倒象闺阁小姐，你们俩真是颠倒阴阳了！

王廷钧 您总是偏心她的，到底是干闺女。

〔内室传出孩子哭声，乳娘哄孩子的声音。〕

王廷钧 唉！孩子！……今天当着您长辈的面，还有她换帖姐妹吴大姐也在场，您们替我想想，她要真的弃家不顾，飘洋过海，抛头露面，对上，堂上二老谁来侍奉！对下，膝下弱子谁来抚养！叫我做丈夫的又何以为人？唉！

〔管家高大身影又出现在门口。〕

管 家 启禀少爷，肖大人的家院方才来通禀，说他家老爷就要上轿到我们这儿来了！

秋 瑾 这位肖大人是那个？好象来头不小，你今天真是兴师动众呀！

王廷钧 肖大人今天光临赏脸是我们王家的荣幸，你怎么……

贵 福 肖大人是我邀请来的。他也是久仰你们文坛双凤的大名，他很开通，很喜欢新派人物，快来会会！

王廷钧 快来吧！

秋 瑾 （极力忍住）我……我可不敢高攀！

王廷钧 你……

贵 福 闺瑾，今天我这长辈也要规劝你几句：我们不该与人同流合污，但也不能孤芳自赏，不能不吃人间烟

火，有时也不能不周旋酬酢，这叫未能免俗么！哈哈……去吧！

秋 瑾 （一忍再忍）……年伯……您先请吧！我……

吴芝瑛 （打圆场）好，那我也先去看看（与贵福一同走去）

王廷钧 （极力忍住）换换衣服快来陪客吧！闺瑾，快点！

秋 瑾 瞧你热锅上蚂蚁似的，又想运动个什么官吧？

王廷钧 唉，我还不是为这个家，为你。快来吧，求求你，人家说话就到了，真急死人了！（拉秋瑾走）

秋 瑾 你这么巴结，姓肖的到底是什么人呀？

王廷钧 闺瑾，我知道你不愿意请客、应酬。你心里一直不痛快，唉，八国联军破北京，到处奸淫烧杀，谁不心惊胆战。可现在洋人的兵，到底撤出了北京，我们又可以安居乐业了，可你还是整天以泪洗面，整天做诗，又都是些反诗，还偷偷看那些禁书……（指抽屉）哪！什么《猛回头》方才贵福大人就差点看见，真把我吓坏了，这是要杀头的。总算替你遮掩过去了。你越来越任性了，现在你又要抛家弃子，到日本去。闺瑾，真不懂你安的什么心？你变了！

秋 瑾 哼，到底是我变了，还是你变了？！想当初在湖南，我们才结婚的时候，你不也很钦佩谭嗣同六君子杀身成仁吗？你还赋诗明志呢！我们互相唱和，这些情景就在目前。可现在辛丑条约赔款近十万万两，

列强已经在我国土上划分了势力范围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等十六个大城市都划了租界；瓜分之局已形成，我们就要当亡国奴了。可你倒兴高采烈，大宴宾客，我真不懂，你竟变得这么麻木不仁，利禄熏心，一心想做官，甘当亡国奴。

王廷钧 （忍）好……好……有话我们以后慢慢理论，今天无论如何，你得来陪陪客。

秋瑾 你先告诉我，那个姓肖的到底是谁？是个什么大人物？

王廷钧 唉，老实告诉你吧！他是当今太后老佛爷的大红人，新近补进了总理衙门，掌管国内外大事的……

秋瑾 （震惊，气极）呵！果然就是他呀！

王廷钧 怎么了？

秋瑾 哼，李鸿章的亲信肖仁杰！……想不到，你……这样厚颜无耻，认贼作父——汉奸、卖国贼！（痛苦万分）

王廷钧 你……你（气极举拳头忍住）你不要逼人太甚！开口汉奸闭口卖国贼，真令人忍无可忍，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！你……

〔内室婴儿哭不停，乳娘哄不住抱了襁褓中的小灿芝走了出来，说：“今天小姐不知怎么了，总哭！”

秋瑾忙迎过去，王廷钧一把把孩子抢过去。

王廷钧 好，你到日本去，不管孩子！这么狠心！好，那大家都不管好了！

〔把襁褓婴儿放桌上，气冲冲走出去，婴儿受了惊吓大哭起来。〕

秋 瑾 啊！（忙把婴儿抱起来哄，自己忍不住落下泪来）
乖乖，不要哭，乖乖……

〔香玉引吴芝瑛匆匆走来。〕

吴芝瑛 竟雄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……唉！自古英雄气短，
儿女情长呀！

秋 瑾 ……

吴芝瑛 孩子太小，离不开妈妈！难，难啊！

〔香玉抱孩子走进内室。〕

吴芝瑛 方才你和子芳到底怎么了？

秋 瑾 芝瑛姐，你不知道子芳变成什么样子了！

〔管家的高大身影又出现在房门口。〕

管 家 肖大人轿子马上就要到了，少爷请您赶快穿戴整齐
出堂迎接！

秋 瑾 去说我有……有病……不能见客！

管 家 这个……

秋 瑾 （气）怎么，你站在这儿不走，你想强逼我去是怎
么？

管 家 小的不敢，可少爷他……

吴芝瑛 去回禀你家少爷说少夫人立刻就来！

〔管家趾高气扬地走去。〕

〔香玉捧出首饰、衣物出来。〕

香 玉 小姐，您快更衣吧！

秋 瑾 （推开衣物）你也催我？别催了，去陪他们。唉！
这群达官贵人现在还隔江犹唱后庭花！

香 玉 小姐，您别生气，回头气坏了身子。离家的时候老太太再三嘱咐，要我细心照应您，可您自己……

秋 瑾 老母！唉！我想把两个孩子送到绍兴去……让她老人家抚养。可她老人家……

吴芝瑛 听说伯母身体不大好！

秋 瑾 老了又多病，家事又烦忙，这也是我最不放心的。
可她老人家知道我的志向，会成全我的……唉！我不能奉养反而……（难过）

吴芝瑛 竞雄，你还要三思啊！你上有高堂老母，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，你怎能……

秋 瑾 ……

吴芝瑛 况且我们只身女人……

秋 瑾 芝瑛姐你怎么也“女人”“女人”的！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？

吴芝瑛 女人、家庭、孩子……我们家里也难安排呀，一家大小，累赘！累赘！……

秋 瑾 芝瑛姐，你的意思……你……不去日本了？

吴芝瑛 （低头不语）……

秋 瑾 芝瑛姐，真的你不去了？我知道你一家大小麻烦，可我们不能为柴米油盐忙一辈子呀！

吴芝瑛 你要谅解我，我虽然不能陪你一同去日本，可永远是你知心朋友！好妹妹我劝你……

秋 瑾 别说了，别说了！

吴芝瑛（握秋瑾手）你孤身一人怎么能远涉重洋呢？一个单身青年女子，人生地不熟，举目无亲，好妹妹……

〔管家又出现在门口。

管 家 少夫人，少爷发火了，请您立刻出堂！不然，小的可不敢担待！

〔说完盛气凌人的转身就走！

〔秋瑾气愤地拿起书桌上的酒，一饮而尽。

吴芝瑛（抢过酒杯）别喝了，别喝了，“借酒浇愁愁更愁”！

〔秋瑾拿起笔疾书。

吴芝瑛（念）看秋瑾写的诗“《宝刀歌》：汉家宫阙斜阳里，五千余年古国死，几番回首京华望，亡国悲歌泪涕多。”……辛丑条约列强这样欺侮我们，割地赔款，眼看就要亡国……灭种……

〔秋瑾从抽屉里拿出那本小册子给吴芝瑛）

吴芝瑛 这是什么，（拿过来看）《猛回头》陈天华著。陈天华是谁？（念）“太息神州今去矣！劝君猛省莫徘徊！”“猛回头”……说得好！

秋 瑾 “我们不能再昏昏沉沉的睡了，等着做亡国奴？”再困难我也要去，找陈天华去！天涯海角我也要去！

吴芝瑛 你和子芳决裂了，不要说别的，这笔路费那里来？

秋 瑾 香玉！香玉！去把我的手饰盒拿来。